



跨文化对话丛书

语言研究论稿

马壮寰 著



中華書局

跨文化对话丛书

主编 王柯平

语言研究论稿

马壮寰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论稿/马壮寰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跨文化对话丛书)

ISBN 7-101-03542-6

I. 语… II. 马…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5679 号

责任编辑:董慧洁

跨文化对话丛书

主编 王柯平

语言研究论稿

马壮寰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5¼ 印张 · 11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0.00 元

ISBN 7-101-03542-6/B·357

总 序

近些年来,有关对话(dialogue)的种种论说,令世人瞩目,近乎于显学。其中,有的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切入,期望以对话为契机,取得社会地位的客观认同与相应的尊重;有的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审视,试图以对话为支点,打破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实现(哪怕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的平等与文化自律的权力;有的从学理方法的角度出发,把对话视为一种理想的交流方式,着力于探讨相关命题从模糊走向澄明的可能途径……

“跨文化对话丛书”的根本宗旨主要基于后者。在这里,对话本身既是学术探索中的一种特殊话语行为,也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比较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所谓孔子式的启发性对话(heuristic dialogue)、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性对话(dialectic dialogue)、狄尔泰式的主体间性对话(intersubjective dialogue)、伽达默尔式的解释学对话(hermeneutic dialogue)、德里达式的互文性对话(intertextual dialogue),以及哈贝马斯式的交往性对话(communicative dialogue),均有可能在开放而自由的原则的统摄下,交互运用于相关议题的追问、反思、分析与评判之中。也就是说,学者有必要不拘一格,打破人为的“楚河汉界”,拓宽对话与思维的空间。这样,在涉入当下的、历史的、本土或异质文化的,尤其是跨文化的不同语境中时,学理层面上的对话不仅在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而且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作者之间展开,同时还需要本着“无

限交流的意志”的原则,在“批评的循环”中展开,藉此达到不断深化、不断发掘、不断总结、不断走向澄明之境的终极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跨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其笼统的汉译名称同时表示三个复合语词(cross - cultural, inter - cultural, trans - cultural),隐含着三种基本形态(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至于广义上的“跨文化对话”,一般呈现为各有侧重的对话形式,譬如,因不同文化碰撞所引致的火花四溅的、具有冲突性和启迪性的对话形式,因边缘文化的生成而促发出创新机制的、具有互补性和会通性的对话形式,因时代精神的异同与流变而形成的彼此影响的、具有动态传承或因革特征的对话形式……无论取哪一种形式,都需要在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相关历史、文化与文本语境中,以“博观”为手段,以“圆照”为态度,以“见异”为能事,以“鉴奥”为鹄的,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助于“识器”“晓声”的研究工作。本套丛书的编者与作者,也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走到了一起。他们均想尽其本分,就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探讨。无论其水准怎样、学养如何,无人会怀疑他们的那份真诚及那股涌动的愚勇。

借此出版之机,谨向积极倡导学术研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领导杜江、李翠霞教授和英语系领导马登阁、叶金魁教授深表谢忱。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首批)不可能在短期内付梓。最后,敬请大家批评雅正,积极参与,逐步深化方兴未艾的跨文化研究工作。是为序。

王柯平

2002 年盛夏

序

伍铁平

我已进入垂暮之年,本来已谢绝为任何语言学专著写序,因为一则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打假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二则我想利用有限的岁月从我已发表的 550 篇文章中挑选出若干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加工,整理出一部“自选集”。但是对马壮寰教授的《语言研究论稿》我却不得不破例应允写序,原因是:(1)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马壮寰同志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我身为该学院的名誉教授(见该院 1997 年 3 月 15 日《学院生活》的报道)。现在该院组织出版包括马著在内的一套丛书,我不能不大力支持;(2)这本论文集颇有特色,是值得推荐的学术著作;(3)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在我国语言学界大声呼吁健康的文德学风。众所周知,我在西安外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1995 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痛斥一个冒充教授和研究员的学术骗子炮制的伪科学,遭到该人的无理起诉(详情见本书的《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业》和《学术界》2000 年第一期于全有的长文《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这场假教授告真教授的荒唐的诉讼激怒了我国 708 位语言文字工作者,他们愤起签名,发表公开声明《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

行揭露和批评》，痛斥该人所炮制的伪科学（该声明见王军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签名者包括本文集作者等17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签名对我获得事实上的胜诉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我必须借此机会对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斗争正未有穷期。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某些人冷眼旁观，甚至冷嘲热讽。对此我针锋相对，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二期发表文章《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为什么长期得不到彻底的根治？》，接着又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发表了《做人比做学问更加重要》。总之，建立良好而健康的文德学风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吧。

二

《语言研究论稿》共收《任意性：语言的根本属性》、《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几点思考》等18篇文章。除了《阿姆斯特朗—布朗宁图书馆及其创建者》（刊载于1993年第6期《图书馆杂志》）一篇属于文化散文，其他都是关于语言、语言与思维、语言习得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其中包括几篇相对短小的书刊评介。

由于我只有一周的时间写序，我不可能通读马著全书，只是抽看了14篇，没有尽到序言作者应尽的义务，这是应该请读者原谅的。

在我看过的文章中，有些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例如几篇有关语言符号理论的文章。《任意性：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及《系统·差异》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语言符号的属性，都是探讨语言本质特征的。在仔细研读原著并参考其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文章作者对索绪尔的理论观点做了缜密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

索绪尔语言理论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似乎早已被人们

所了解和接受。事实上,语言学界对他的理论包括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仍有着不同的理解,仍有许多争论。因此对有关的论题加以深入探究仍显得十分必要。《任意性:语言的根本属性》一文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自然的、非语言的所谓标志符号(index)及非自然的、非语言的类像/图像符号(icon)加以比较,从而指出任意性的基本含义是语言符号(除少数拟声词外)的音和义两面之间既无因果关系又无相似性(resemblance)。文章还在“相对任意性”的小标题下,指出语言同时存在“可论证性”的一面,但是并不能构成对任意性的否定,二者属于不同的语言层面。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一文从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相对完整和一致性出发,结合其理论中其他若干重要观点,例如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社会性、连续性以及共时/历时语言学等,深入分析了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认识这对相反相成的属性,认识语言如何在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提出了人们不常提到的看法。

《系统·差异》一文着重讨论了共时语言学中十分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语言价值问题。文章就语言价值如何取决于语言系统以及系统内部语言单位的相互差异等方面发表了比较深刻的观点,对理解索绪尔的有关理论是十分有益的。

《试析英语缩略语的若干特性》一文从“头脑词典”——心理认知及语言符号等角度,观察了缩略语这一看似平常的语言现象,并对其中若干性质作了比较理论化的分析和研究。

文集中还有两篇我比较欣赏:一是《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几点思考》,二是《有关汉英语言比较及思维》。这不仅因为我写过《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初版,1989年增订第二版),还因为这两篇文章既体现出冷静的分析和说理,又不乏

观点鲜明的学术批评。两篇文章主要涉及语言与思维等哲学问题,批驳了将归纳与演绎割裂开来、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结构简单地反映思维过程等观点。后者还着重谈到语言比较时应该遵循的某些原则。

总之,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是经过作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后完成的。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可谓繁花似锦。一方面,对语言的描写和解释更加精细,题目越来越专;另一方面,研究的领域越发宽广,跨学科和新的分支越来越多,各个方面呈现出多元的趋势。然而不论怎样发展,某些基础的语言理论是始终不容忽视的。文集作者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文集还收进了几篇很有特色的书评。这几篇书评所涉及的著作都是国内外有关语言学方面的颇具影响的著作,而且书评发表的时间距离所评介著作的出版时间相当接近。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勤于读书和思考,在学术方面具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例如,《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Language Form and Language Function*),出版于1998年,由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生成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F. J. Newmeyer 所作。该书作者不囿于一家之见,站在新的高度,对当代语言学领域中似乎对立的两大主流学派,即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作出了深刻而恰当的对比、分析、回顾和总结。显然该书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对该书的及时评介自然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值得一提的书评是《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业》一文。该文对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8年第2次印刷)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表明了支持“学术打假”的鲜明态度。作为《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的作者,我不能不对此表示赞赏。

如同其他学科一样,语言学的发展有赖于该学科的研究论文,

同时也需要能够及时、准确地介绍该学科各种研究的书刊评介,以便交流信息,跟踪前沿,促进学科发展。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文集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文集中仍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譬如,在我审阅《〈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特点》一文时发现其中的某些术语的翻译仍有待推敲,甚至有失准确。该文作为《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译本的导读,其影响是比较大的。幸好,在我的提示下,文章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一定的订正。是为序。

目 录

序.....	1
一、语言理论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1
任意性:语言的根本属性	9
系统·差异.....	19
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几点思考	28
有关汉英语言比较及思维	38
搭配意义点滴	50
Arbitrariness: Internal Explanation	57
Input Hypothesis: Its Appeal for Practitioners and Its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67
二、语言理论应用	
试析英语缩略语的若干特性	81
重视基础理论教学	
——对英语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几点做法和想法	92
阅读理解:复杂的认知过程	
——谈阅读理解过程的三种模式及阅读课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00
三、书评及其他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特点	109
对《语言学教程》的一点意见	120
图文相左	
——略评 Krashen 的几个示意图	125
《语法的认知基础》简介	133
Newmeyer 的新作《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	140
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业	
——读《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有感	143
阿姆斯特朗—布朗宁图书馆及其创建者	148
后记	155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读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

有关语言符号的理论是索绪尔所创建的一系列著名的语言理论之一。在描述语言符号的性质时,索绪尔(1985)提出了“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任意性和线性。紧随其后,他又讨论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immutability)和可变性(mutability)。然而人们在介绍语言符号理论时,常常忽略有关不变性和可变性这一复杂的内容(Harris,1987:79)。事实上,要想全面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性质以及与此有关的共时与历时语言观,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题目。本文结合语言符号的其他性质,将着重对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加以阐释,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由于不变性和可变性在本质上相反相成,紧密关联,因此本文将二者一并讨论,主要从以下几点展开。

一、与任意性的关系

1. 不变性与可变性的基本含义

索绪尔(1985:100,101)一反传统哲学的“命名说”,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或者说,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结合构成了语言符号。他为此精心设计的图示成为后人

经常引用的经典：



既然语言符号被分为能指与所指两方面，那么所谓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就势必要从这两方面体现出来，或者说，不变性与可变性都是针对能指（音响形象）与所指（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简单地说，“不变性”的意思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由不得个人或大众随意对其加以改变。而“可变性”是指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或转移的性质。既不变又可变，为什么可以同时谈到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性质（索绪尔，1985：111）？它们是怎样发生于语言符号的？对它们应该如何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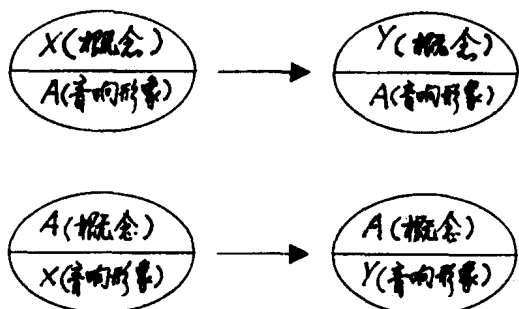
2. 与任意性的关系

首先，应该看到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都与语言的任意性有关。

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任意（arbitrary）关系，或者叫做“任意性”（arbitrariness）。任意性即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某种自然联系，二者间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unmotivated）（Saussure, 1959:69）。这一点正是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类型符号的关键所在。其他类型的符号，如标志符号（index），没有或很少有任意性。烟可以使人联想到火，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自然联系，或因果关系（Clarke, 1987:26）。语言则不同。人们在不了解一种语言时，仅从它的语音无法知道它的意义；反之，从意义也无法

猜到它的语音。这种任意性也有人称为“不可解释性”(inexplicable)(Lyons, 1981: 19), 或缺少理据的。显然, 任意性在这里具有特殊的含义。它并不是说语言使用者可以任意改变或制造语言符号, 即对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为所欲为。相反, 正是这种缺乏逻辑关系的任意性本身同时意味着某种强制性, 正是任意性使得语言免遭对其随意改变的尝试(Saussure, 1959: 73)。这里任意性和不变性似乎是一致的。

然而, 同样与任意性有关, 语言符号同时又具有可变性的一面——一个看似完全相反的性质。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符号的可变性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索绪尔, 1985: 113)。但是他没有就这一点作更详细的论证。尽管如此, 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道理: 既然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没有某种自然联系, 即任意的, 那么, 在理论上, 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把任何一个观念和任何一串声音联结起来”(1985: 113)。正如 Harris(1987: 83)所说: 以 y 替代 x 不产生差异, 其结果与保持 x 不变别无二致。对此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在各种语言中人们都不难找出与示意图相符的情况。譬如, 在古英语中, silly 的意思是“快乐”(happy), 而在现代英语中, 意思是“傻”(foolish)。nice 在大约一千年前意思是“无知的”(ignorant), 与

今天的意思也迥然不同。这里能指(音响形象)没有变而所指(概念)变了。相反某些缩略语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基本代替了未被缩略的原语言符号,如 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BASIC(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等等。它们的能指和所指均有所变化。例如英语中的 starve 在古英语中形式为 steorfan,意思也不同于现在,是“死”而不是“饿”或“死于饥饿”。这些都可以说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松动和转移。

由此来看,可以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同时提供了条件。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曾予以特别的强调,称其为基本真理。他说人们逐步才能认识到有许多不同事实都从属于这个真理,都或明或暗地出自这个真理(Saussure, 1993:76a)。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就是一个佐证,二者均与任意性有关,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这里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笔者认为,将任意性与不变性或可变性的关系解释为因果关系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不论怎样至少可以认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或相互关联的。

以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还必须考虑与语言有关的,或者说,语言无法摆脱的社会、时间等因素。这样才能进一步明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二、与社会性、连续性的关系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

索绪尔在解释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时指出,语言系统的复杂性、语言符号的众多数量等等都是致使语言符号相对稳定、不变的因素。他同时还强调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语言的社会性。语言

是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集体(collectivity)之中,没有使用语言的太众就没有语言。它的首要功能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这些都注定了语言的社会性,“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索绪尔,1985:115)。这种社会性意味着语言的变化必然取决于大众而不是个人。众多的语言使用者不愿意也不可能突然改变他们谙熟的、融于他们生活每个角落的交际方式。也就是说,有一种“集体惰性”(collective inertia)在抵御着语言符号的变化(索绪尔,1985:110)。个别语言使用者可能会偶然杜撰某些词,但是究竟能否融进语言,最终还要看集体行为。也就是说语言的社会性质有助于语言的相对稳定不变。

谈到社会性还势必引出另一个语言无法逃避的因素:时间,“离开了时间,语言现实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Saussure,1985:116)。首先,应该看到语言与过去相联系,是历史的遗产或延续。这就势必阻碍或限制着语言的自由变化。其次,语言的实际使用从来没有年龄的界限。每一个时代或时期不同年龄的人同时存在。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其中代代相承,接续不断。这种只有通过时间体现出的连续性必然有助于语言符号的不变和稳定。

然而,同样的连续性,即时间因素,又一次引出恰恰相反的结果:语言符号的可变性。索绪尔说过,“变化的原则建立在连续性的原则上”(Saussure,1993:98a),“变化仅仅是连续性的一种形式”(Saussure,1993:100a)。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连续性本身就意味着变化,变化寓于连续性之中。索绪尔这精辟的论断不仅限于语言学的范畴,其深刻的哲学内涵有着普遍意义。

语言符号的变化包括语言符号的可变性,显而易见也脱离不开社会因素。但是在这一方面,索绪尔没有作更多的阐发。给人